樗齋漫錄

樗齋漫録卷之三

茂苑許自昌玄祐甫纂

宋時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陸象山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

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言福是虛言也
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
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禀有清濁智
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
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
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也凡爾
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

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壮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

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于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圂圊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

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楞道人曰象山先生人向以爲禪矣自此沓齋醮之後必又有以爲道者書罷放筆一笑

詩之小序大序托名子貢子夏亦僞托也渠見論語

燭未盡時持燈入夜走
照燭以從一川一路可
不滅亦明矣

兩言可與言詩屬西河端木乃特爲此夫文人淺陋其來久矣于今日也又何尤

大德間僧胆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瘫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卽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王房仲曰今人俱以六經缺其一矣不知三百篇實

居二焉蓋載之簡編則爲詩布之管絃則爲樂樂何嘗亡乎此實具眼者之言

今兄弟之子曰姪姊妹之子曰甥非也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但當施舅與姑耳

今之順子名曰孝逆子名曰忤人俱知之其命意之妙人或不知也蓋金生水水乃金之子金得水而滋故曰子令母潤子水位也所以孝字從子木生火火乃木之子木遇火而焚故曰子害母形午火

位也所以忤字從午大抵水潤下火炎上對父母心稍上而不下便爲忤而不孝矣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淩躐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談海若者也

宋之光義惡弟也趙普賊臣也陳橋之事特以太祖爲嘗耳彼二人者實有隱謀并杜太后亦在其術

中而不悟不待其殺弟殺侄而始見之陛下豈容再誤之語卽始謀也若太祖者眞聖人哉眞聖人哉

洪州安和尚與秀關西爲同行秀應詔住法雲寺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特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塜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眞開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今之書生有

此見識議論否。

趙豫松江府太守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致人而自爲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騃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

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
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
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
于穎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樗道人曰此術
士大慧人也亦幾于道矣
有一詩人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太
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
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
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糸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

既不學又恥問只
識俗字故爲俗吏

出自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也兵科給事中閲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答之翌日有不平者令受答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顔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不能無悔

語大偶及封使君變虎食人事客以爲至變不信余曰今有未變虎而食其親戚鄉黨朋友鄰里者君以爲常乎變乎客曰常矣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爲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内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令將元文隨批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爲厚德長者

關中名醫駱耕耕道曰莊子之言有于孫眞人醫方相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木豬苓爲主故曰五苓莊子之言曰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郭注云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者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爲主故

日是時爲帝者也疏云藥無貴賤愈病則良斯得之矣故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且如治風則以董爲君董烏頭也去水則豕零爲君豕零猪零也他皆類此彼俗醫乃以本草所錄上品藥爲君中品藥爲臣下品藥爲佐使可一笑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抵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惱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

教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

大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人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夫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爲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

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群行乞于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歟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駐杭州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

周生偶書杌字示之周曰懼有驚報虜騎將逼乃
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爲兀术不旬日果
傳兀术南侵𢹂道人曰至理只在眼前只爲世人
心忙眼亂枯不出耳苟有閒心冷眼周生之術亦
尋常之事非奇也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曰
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
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
讐曰此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

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所養可知已

余公子俊號苹庵蜀之眉州青神人家山後有塚鄰兒取其遺骸爲戲公輒爲掩之是夜夢老人謝曰子有陰隲爲我整理門戶他日當至大官嘗雜于群牧兒中有縱畜踐人苗者地主追之衆皆驚散公獨拱立折之以理其人異之授戶部主事分司太倉出納痛革宿弊有兩貴家爭田部檄公案之一家謂是舊名某家塘當屬我公曰然。則張家灣

盡。屬。張家。邪卒為直之

文懿楊公諱守陳鄞縣人公之在娠也母張宜人夢星落懷中及生天庭有黑子七如北斗見者奇之陛司經局洗馬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冀納忠以感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閹樂之禍有高居無為惟寵嬖艷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為者由其舉相去凶惇信明義無一不盡其道皆常

憂勞而有為乃若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少保胡公世寧永清別號靜庵古杭仁和人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故事計偕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浙省竟辭其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坊其門恥關謁鎮守中貴人棄之去後仍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

屏絶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
難矣上是其言不禁
弘治時祥符王公維爲山西按察使先是有希用進
者上章謂紫碧山産有石膽可以益壽遂遣中官
經年採求不獲民咸告病公令採小石子類此者
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其物載諸書
中何以謂無公曰若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
有乎況山西荒旱民不聊生毅然上疏寢之
吾鄉曹定庵公名時中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公公

格言

留飯從容談笑公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曰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菴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洪武三十年衛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于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

松江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孔之

此等處某題甚是督
學道世宰可見然
知恩又發興之名秀
才而文表下似下未日
之法 下計下見深代

選
用典雖切倚才近欲

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
出子雲法言上公即于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
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教了衆情大服
辛巳武宗晏駕　肅廟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
日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
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甚悅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
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

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今之爲治者謂士大夫必侵牟細民也而法必踦于士大夫偏也不知念偏而奸民乘之妄誣士大夫之家遂至禍結訟連力盡身灾彼其初意豈不佳但一偏之細民士大夫便不得其平矣及其卒之而細民之始藉以行詐者反因以干憲是兩敗俱

傷偏之適以害之蓋士大夫中自有恂恂長者細民中自有磽磽戮民干茲緣情設敎斯其爲良法乎樗道人曰如此說來又覺偏于士大夫矣所以立言難也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陽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

包孝肅復生於明

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顖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左傳以禧負羈曹賢人也愚以爲未然當晉公子入曹而不知其賢非智也知其賢公子而其君浴薄觀其駢脅而不以告非仁也納妻婦人言非勇也

似劉文冠史刊行
不刊本

盤飧加璧而先私貳於晉公子非忠也夫仁智忠勇而後謂之賢禧負羈舉無一焉而又謂之賢特優于乘軒赤芾者耳惡得賢

一殘編中詠漚麻用事頗切詩曰無復中庭慶拜麻漚麻聊爾作生涯公桑尚有三盆手主績元非百姓家前輩緇冠從儉素後生紈袴事奢華東風池水無人奪昔日老拳空自誇

長洲沈石田讀宋高宗敕岳飛手劄有感調滿江紅云汴鼎南遷漫流寓錢塘如客可涕泣瘡痍凋瘵

君不密檜不能生其卸則岳公成其功而宋之基業可保矣

倩誰醫國奸個忠飛天下將奈他逆檜冊中賊把英雄頓挫莫成功成寃極　飛不死宋之得飛不死金之失恨飛之一死檜全奸策萬里長城麟足折兩宮歸路烏頭白嘆昏夫亦有小聰明看遺敕

今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輒眉心青黑泄瀉羸瘦此病俗謂之記爾雅翼言伯勞能療繼病繼病者母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如痁淮南鴻烈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蓋情在腹中之子故於所乳之子爲情不往來

所以病而不澤也即此繼病

朱子謂張子韶解中庸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至於何所與可行不可行也今世說經皆坐此病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古意見超卓所乏者雍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敦厚凝重如秦碑漢兕老蘇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東坡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今人呼酌酒器為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缾

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辯誤曰胡餅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則壺字正當作胡耳

東坡勝相院記云治其說者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四句頗說盡近世禪學自欺欺人之情狀

太祖高皇帝井詩誰將平地掘成凹五湖四海盡來朝中心一點明如鏡外面波濤不動搖

誰喙云鴈人乎不如鳥乎

鴈群宿有警夜者名鴈奴捕生者篝火但俟其宿舉火燭之奴鳴而群鴈起人隱其火群鴈見無人以爲奴誑而共啄之再舉火而藏避如初奴復受啄至後復然奴恐不復鳴矣人乃挺杖覆網掩群可得嗚呼人不知悟反咎忠言者多何況鴈哉

景泰五年大飢遣周文襄忱賑撫周進本復連二詩云蕭蕭疋馬過長安滿目飢民不可看十里路埋千百塚一家人哭兩三般犬銜骸骨形將朽鴉啄骷髏血未乾寄語當朝諸宰輔鐵人聞着也心酸

此論非世儒所及

又

艱難百姓實堪悲大小人民總受飢五日不燒三日火十家關閉九家雞隻鵝秪換三升穀斗米能求八歲兒更有兩般堪嘆處地無芳草樹無皮

世儒非孟子者大意謂周王尚在孟子不當勉諸侯。以王業辯之者不過謂當時天命已改雖代王革命無傷也是固然矣然當時諸侯已皆自稱王孟子不過勉之行仁義以救民天下自悅而歸之使衰周未亡則亦因而存之合從杞宋之列耳初未嘗勸之伐周而黜顯王也庸何傷哉

書而六寸管未殺
小人所能操

以兆民為兆人以致治為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
以揖讓為揖遜以惇典為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
也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者也
富韓公嚴重每言辭皆厲邵氏聞見録記其一則曰
弼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摸稜依違而已
人之為善不易人之為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
子為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
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
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富家召客命優作劇先正衍琵琶記後續衍關雲長斬貂蟬故事一鄉人在坐對衆太息曰趙五娘喫了一世辛苦臨了被紅臉醉漢殺了盖扮貂蟬者即扮五娘之旦脚耳人俱笑之嗚呼今之秀才看書不分段絡豈止如此

昔聞秀才荒年賣子詩云攜兒去賣對兒哭賣兒買米供饘粥粥熟呼兒兒不來渾身似食孩兒肉吁亦慘矣

宋太祖曰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此語可謂秀才真正座主大抵秀才眼孔贈以猪肉三觔白米一斗或以濁酒一壺枯魚半尾嘆之則并其妻子亦向人說某公是今日孟嘗君矣

王莽簒漢其女爲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簒漢其妹爲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簒周其女爲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諸簒吳其女爲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簒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簒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

天下無如吃飯難吃飯根本不可太急〻斟反與此詩先吃飯而後屙屎者蓋總皆

歸隱嵩山之陽朱温纂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諱其至親所爲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

養生歌喫得飯屙得屎這場快活真歡喜人生本以食爲命養身不可不調理太飽則傷心太飢則傷胃不飢不飽得其中五臟安和有甚事心酸世上幾多人不學養生真可惜醉醲飽鮮恣躭歡暑濕風寒少避忌直変惹得病魔侵方去使錢求藥治真藥去了喫假藥指望壽長却不濟勸世人聽我

語趂健喫飯且屙屎有朝一日喫不得飯屙不得屎鳳髓龍肝也徒爾長伸兩脚面向天埋在荒郊誰看你天陰雨濕髑髏寒白楊愁殺秋風起

無錫秀才陸元輔粗有才原是酒肉皮囊奴視其父出郎令之張蓋負笈甚且加以毒口飽以老拳無所不至其父亦小人甘之不敢對人言是其父也卒之無有人知是其父者竟爲眞奴矣無何陸死矣有一子白日行乞于市必對人曰某是秀才陸元輔之子因吾父凌虐吾祖故吾今行乞以報之

說畢方乞一文前遇一人又說如初乞如初一日南北東西四門成市處必一周遍明日又如是矣所乞之人多元輔之故交嗚呼誰謂天遠哉此眼前事訪之邑人無不知也

夫子哂之喜也吾與點也悲也請覲言外方得箇中

樗齋漫録卷四

茂苑許自昌玄祐甫纂

倭房公賦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兀倭房出横行一十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纔罷而歲考直抵冊陽四府溶溶禍入宫墻起錢神樓開銅臭閣滿載裝回狼呑烏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躭躭焉逐逐焉垂涎吐渦眞有似乎精魄失落驀起風波暴若祖龍厥腹虛空昧若何虹目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沉醉酒色融融倐然發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内一人之

身而變詐不齊百金補廪鎮江李孫斗珠入泮無錫周秦親家隣友爲過財人米麥熒熒亂圈點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膩苞苴行也批撻横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獄案出也人人駭憂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媸亦妍十目所視而莫揜焉有不可得聞者遺臭萬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之行藏不畀天地之精英故其隔年預托親人渡水涉山訪儒生之富貧夤緣其間不分玉石眞材銷鑠怨氣邐迤道路聞之莫不嘆惜嗟乎 皇

上之心作養人材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柰何取財盡錙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朝爲失色之庸夫雲錦之章雯時爲吞聲之啞啞案首賦私多於倉廪之粟粒家書包票等於官店之帛縷德清光棍遍於直隸之城郭厥子受賂出於公庭之招語使旁觀之人深可鄙而可怒倭房之心方益驕固謗海公陷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士嗚呼戕士類者倭房也可殺也護倭房者何人也亦可殺也嗟夫使　朝廷聽好人則足以拒倭倭

不爲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誰得而被禍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遠播之是使野史之言而強於　國史也時萬曆丙戌年吳中士子作此以譏房學院者自斯而後又不知凡幾亦可見世風矣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一傳未終恍巳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今俗學之通獘也肖立半存烏焉全舛（誤說半字以趙爲肖）

以齊爲立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今俗書之通患也能勉強學問而免於俗學則俗書之弊無憂矣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問必出于戰國之末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浚儀王伯厚云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礼疑孟子譏書之

僞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註乎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許愼說文云元者始也春秋謂一爲元蓋于日人君體元居正故曰元年元日上巳野客叢書云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端午細素雜記云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珊瑚鉤云屈原懷沙死忠後人每年以五色絲聯柜而弔之後人以五字爲午則誤矣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宋璟上表有月維仲秋日在端五之旬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五也七夕續齊諧記云桂陽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被召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風土記云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爲橋歲時記云七夕女人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蟢子于羅于瓜果之上以爲得巧重陽魏文帝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

日九爲陽數其日與陽並應故曰重陽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飲菊花酒此禍乃消仙書云茱萸爲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夢華錄云都人重九各以粉麪蒸糕相遺上插剪綵小旗糝飣果實

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于元夕以燈。太平御覽載史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乙以昏時祀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請然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花朝以花。**風土記云浙間風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競放乃游賞之時**中秋以月**歐陽詹翫月序云秋之于時後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終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之天道則寒暑均取諸月數則蟾魄圓故曰中秋龍城錄云唐明皇於此

夜遊月宮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耳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之衞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家書云月忌是廉貞直日即獨火星也二說倶《之萩園雜記云今人以正五九月不宜上任蓋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正五九爲忌月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

刑罰之斷屠月

少保于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爲國爲民甘寂寞却教桃李聽笙歌沈石田咏蠶云衣被深功藏蠢動木筐火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飧葉二月吳民要賣絲姑蘇秋官馬清痴僉題蠶豆云蠶忙時節豆離離爛煑堪充老肚皮却笑牡丹如斗大可能結實濟人饑宋時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于此郡照

王尚文題綿花云採得西風雪一籃御寒功在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無錫泰廷詔題菜云翠葉蒙茸塌地鋪曉炊初薦美如酥世間此味人知少乞報中州士大夫諸作皆非嘲風弄月之比可獻之採風者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凡人之一身

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故病字從丙言火也

王生世名浙武義縣人萬曆四年父良爲族讐王俊十六者毆死時生年十六方遊學聞訃歸則父已斂數日生慟且恨狀于官祖母與其母泣曰兒寧忍殘父屍乎不得已踢諸其和仇者以田書券付生受之每入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覫卽銖錙無不封識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託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刃自勒報仇刀三字于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生愈

慼曰吾何面目立明倫堂自是不爲舉業惟手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已有後死無憾母妻訝之至九年正月廿六日仇俊飲于隣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白于母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搆自首狀投于邑請死邑令陳君驗所封識果非一時事宜訪之士民皆服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之別館隨上其事于當道當道委金華守周君按其事周復委金華汪令庭訊之生曰復何言吾事畢矣

只欠一死今日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子孫擅殺行兇人律王生曰予惟不忍殘父屍以致此死則抵仇何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母負劍柩前金華令憐之遂爲文請于郡其畧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仇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骨即死慮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剸刃于仇人甘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

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覲于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慨慷既難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成其心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寃且令後之藉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生遂得歸金華令謂生曰

子行吾當徐來生曰吾志决矣行至武義其母與
妻持生號生泣曰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
父矣謂妻曰母善事若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前
所館處令人守之生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金
華令以五月八日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
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舁其父柩至生聞
之大號曰汪君顧不諒我遽以頭觸地守者持之
得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生至
望見金華令即以頭觸階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爲

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令必死檢復何爲遂令舁生去且遺文生弔焉其詞曰嗚呼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于蒼旻一心圖報兮何幽深六年嘗臥兮殊苦辛揮刃白日兮斬仇人含笑入地兮留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星英䰟耿耿兮扶天經嗚呼烈哉兮王生生少匙整巾起歌之曰汪君知我遂取所集忠孝詩并別母囑妻詞封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食而死死猶懷父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陳君以禮

斂且親至其盧爲文祭之又弔以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生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至金華今發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

相臺崔公銑曰碑志盛而史贋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茂矣

此指修身者而言也身任軍旅爲將者即將忽勝心不除成功

王伯安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王伯安曰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爲子則不能孝爲臣則不能敬爲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爲君亦未仁爲父亦未慈爲兄亦不能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從義之功矣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二絶句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已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讀史者當以此等意思尋求乃有得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唐伯虎漫興十首 一 十載鉛華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内園歌舞黃金盡南國飄零白髮長滿榻亂書塵漠漠數聲羌笛月蒼蒼不才羸得腰堪把病對緋桃檢藥方 二 此生甘分老吳閶萬卷圖書一草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跏趺說法蒲團軟鞋韈尋芳杏酪香只此便爲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 三 一身憔悴掛衣襟半壁藤蘿覆釜鬵去日苦多休檢曆知音諒少莫修琴平康驢背馱殘醉穀雨花壇費朗吟老向酒盃棋局畔此

生何望不甘心 四 悵悵暗數少時年陳跡關心自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襉黄金潑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乞食院門前 五 驅馳南北隺頭塵襤褸衣衫墊角巾萬點落花俱是恨滿盃明月卽忘貧香燈不起維摩病櫻笋難消穀雨春鏡裏自看成一笑戲兒棚上下場人 六 平康巷陌倦游人狼籍桃花中酒身短夢風烟千里蝶多情絃索一牀塵黄金誰買長門賦黛筆難描滿額顰惟有所歡知此意對

燒高燭送殘春　七　自怨迂疎更自憐焚香掃榻枕
書眠蘇秦捫頰猶存舌趙壹探囊已沒錢滿腹有
文難罵鬼措身無地反憂天多愁多恨多傷壽且
酌深杯看月圓　八　踏遍迴廊細自籌騰騰無語重
低頭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
生空鵬賦黃金游客剩貂裘年來踪跡眞堪畫飛
葉僧房細雨舟　九　盡怪趨蹌摠不能自知才命兩
無憑難尋萱草酬知己且摘蓮花供聖僧兩字功
名成蝶夢百年蔬水曲吾肱盡嘗世味猶存舌茶

此為富家制用之法

薺隨緣敢愛憎 十 造物元來最忌名太平又令老無能交遊零落綈袍冷風雪飄颻瓦鑵冰二頃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試倩家人道消盡英雄氣未曾又聞其壽王少傅守谿詩曰綠簑烟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

陸梭山居家制用云古之為國者冢宰制國用在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米穀不可變易銀鈔輕齎但當逐年增置倉廩）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閏月則分作十三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脩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

齋蓋於所餘太多則家益富將至於侈無度則入於罪戾矣其所餘者別置簿
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
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
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
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
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
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其何福之有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
諸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

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菑雖一郡一縣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右節上

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翫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

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

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記曰喪用三年之仂注謂仂什一也正今所存留三分數凡喪葬所費其豐儉之節當以此爲準今謂人家婚禮當視喪禮所費則豐儉亦似得中其有貧者豈可復立準則所謂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人豈有非之者則婚禮宜俱無所發所謂迨其謂之足矣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不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祭祀宜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慊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匱

矣前所言以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爲必于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前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說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

謂之鄙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右下篇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春正月甲子笠澤陸德原重鐫于農圃堂

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為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為已憂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為天下擇君以不得禹為已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故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眞揚交卸舟人皆

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春秋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說者謂弒君者趙穿盾爲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故歸獄于盾則是弒君者穿也盾特失爲卿之義耳而以獄歸之是使爲惡者藉免失義者代受惡乎而說者又謂初靈公欲殺趙盾盾踷階而走穿盾族也遂弒靈公是

則盾有幸弒之心與聞乎故宜獄在盾矣使盾之果主是弒也而亡而越境返而討賊遂得免于獄乎獨呂氏以為盾實主弒故亡不越境以待其變反不討賊以安其讐此其為論似得春秋誅惡之旨

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為大人其為論互相發蓋言行固當信果然必于信果則于道反有所害如荀息許晉獻公死夷卓而後卒死之是言必信矣子路聞孔悝之

難而力赴是行必果矣殊不知許君以死其嗣君者因託孤之節而夷卓乃國之孽夷卓之不當君則雖不死可也食焉而不避其難者固報主之義然輒據國以拒父輒之食不當食則輒之難雖不赴可也

先儒論衛蒯聵與輒謂聵欲殺母以得罪于父輒據國以拒聵皆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然聵之欲殺南子以得罪靈公誠為不孝乃其志在掩中冓之醜特不明于義耳其志猶可哀也若輒不奉靈公

之命而據國以拒蒯復藉晉以求立是利有其國
而不知有義譬視天倫無復人理故春秋于蒯之
入成雖書納以難之而稱衛世子者見其未絕于
國也而輒不可以同年語矣

蘇老泉曰賞罰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余謂
賞罰者一世之公是非者萬世之公夫賞當其功
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是與衆共之也罰當其罪
罰一人而天下知所懲是與衆棄之也故曰一世
之公理之所是一時以為非也而後世定以為是

公是之不可奪也理之所非一時以爲是也而後
世定以爲非公非之不可逃也故曰萬世之公

梅摯守昭州昭爲炎瘴地著瘴說曰仕有五瘴急催
暴歛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
此刑獄之瘴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侵
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盛揀妻妾以娛聲
色此帷薄之瘴此五瘴者有一于此何地不染豈
特炎方能爲癘哉

有謂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此謂不善處巧

處明與動者言之然傷于偏也盍亦曰處巧若拙處明若晦處動若靜者之不失之偏乎故張子韶曰三者皆去一不字

武后盜國二十年把持豪傑不能有爲亦老于權術矣夫豈不知與子之足以善其後又豈不知姑姪毋子之親疎也彼年未三十便握國之柄惟其握之久所以釋之吝然非倚諸武則不足以制廷臣非啖以儲位則不足以致承嗣三思之死力佯爲易姓受命絕天下之圖已盧陵廢而不終廢復而

后上出讖曰不忘
默有本復許君矣
之始也

不全復皆術也蓋其壯也藉諸武之力以久其權一日爾留不屬之已子而誰與哉而承嗣以儲議未就至于發憤病死李昭德王及善之徒嘵嘵然與后爭姑母之親踈或死或爭徒足以供此姥一笑耳或曰狄文惠無力歟曰文惠之所可貴惟其有存唐之心而唐實未嘗亡也但后之意尚在中睿之間其專主復辟則文惠之力

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

迦之罪也余亦曰胡亥愚而秦世滅非焚書之罪也五胡興而晉室亂非崇玄之罪也佞臣多而梁國亡非達摩之罪也今人不知學妄引國家之治亂藉口近于把持

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爲子之好内也而責之子之好内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没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皆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于季康子之家嘵嘵辨論忘之失而撓婦之得檀弓國語皆亟稱

之豈草虫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爲非禮乎且
日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以爲有不夜哭之禮夫寡
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于正寢夜行不便故輟
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
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

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堯非親桀非疏人之不能
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
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
後人却只在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没世并

道字不識支離殺雜日月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于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為顯鬼神為幽肝肺為內耳目為外几席為近燕貊為遠

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人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必未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為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故曰事天如事親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訂頑

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令人說孝何嘗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便做得成時祇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當辨於此

樗齋漫録卷四